

裁军谈判会议

Chinese

第一三三九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2015 年 2 月 17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 10 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 瓦什克·普雷布多奇先生..... (蒙古)

GE.16-08386 (C) 220816 010317



* 1 6 0 8 3 8 6 *

请回收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1339 次全体会议开始。

尊敬的各位同事, 我们收到黎巴嫩作为观察员参与我们 2015 年届会工作的请求。该请求载于你们面前的 CD/WP.583/Add.4 号文件, 该文件包括秘书处在昨天 2015 年 2 月 16 日下午 4 时之前收到的所有请求。该日期之后收到的所有非成员国请求将在下一次全体会议上提交各位审议和作出决定。

各位对于这些请求有什么意见吗? 我可否认为本会议决定根据议事规则, 邀请黎巴嫩参与我们的工作?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希望将今天的会议分两个部分。根据你们上星期五从秘书处收到的电子邮件, 第一部分将全部用于一般性发言。第二部分将专门用于由裁谈会代理秘书长默勒先生介绍裁军谈判会议/民间社会论坛的筹备情况。

作为候任主席, 我首先作一个简短的开幕发言。

在对多边体系的广泛承诺下, 蒙古一直将裁军的所有方面置于我们的最高优先事项之列, 原因很简单, 因为它是全球和平与安全的根本。作为裁军机制的成员之一, 蒙古谨重申对努力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坚定承诺和愿望。

我们如今已目睹全球安全环境的日益恶化, 该形势的发展对军备控制、裁军和不扩散造成了负面影响。尽管已宣称要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目标, 但裁军工作停滞不前。因此, 我国代表团坚定地认为, 所有成员国都应尽最大努力建立共识, 通过军备控制、不扩散和裁军进一步促进全球安全。

蒙古承认, 裁军谈判会议是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 热切期待裁谈会能够解决目前的僵局。

作为今后几个星期裁谈会的主席, 我国代表团将不遗余力地使我们的工作取得进展。我们非常希望裁谈会所有成员显示出必要的政治意愿和灵活性, 以便向前迈进。

说到这里, 我希望与你们分享我国代表团关于我们担任裁谈会主席期间如何开展工作的计划。在开始之前, 我谨向我的前任——墨西哥的洛莫纳科大使和他的团队作出广泛努力和举措以推动裁谈会的工作表示真诚感谢。

对前任主席关于工作计划的提案、民间社会参与的决定草案和工作方法的审议, 以及关于扩大成员的讨论都清楚地表明, 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为就此提案和相关倡议开展后续工作, 我一直在与各代表团磋商, 并将继续这样做。尽管对这些问题存在不同看法, 我们应该尽全力缩小差距, 进行实质性的讨论。因此, 我打算在担任主席期间召集一些正式全体会议, 就与工作计划直接相关的四个核心问题进行重点辩论并交换意见, 这四个核心问题是: 核裁军、裂变材料禁产条约、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和消极安全保证。我认为, 去年就这些问题进行的有结构的非正式讨论非常重要, 可以作为向前迈进的良好基础。我还认为, 实质性和有重点的讨论能够帮助我们查明关于这些问题的共同立场。

此外，因为我们都在筹备 2015 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 审议大会，而该工作对于推进我们的裁军和不扩散核武器议程非常重要，我相信，裁谈会的所有成员都会同意我的看法，即就核裁军等核心问题举行实质性讨论是非常及时和重要的。

因此，我建议以下举行全体会议的日期：2 月 24 日，重点讨论核裁军议题；2 月 26 日，裂变材料禁产条约议题；3 月 3 日，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议题；3 月 10 日，消极安全保证议题。

当然，我们并非要对这些议题进行事先谈判或谈判，这只是我的一项努力，旨在更好地理解我们目前对这些问题的立场。然而，正如议事规则声明，裁谈会的任何一个成员国都有权在全体会议上提出与裁谈会工作相关的问题。

与此同时，正如之前我已提到，我国代表团将继续就工作计划问题进行磋商。许多代表团认为，就此问题延长非正式工作组的任务可能有所帮助。因此，我将努力着手重新设立非正式工作组，并尽快与你们分享我的工作进展。在这方面，我谨希望得到你们的投入与合作。

同时，为了更好地安排裁谈会 2015 年的工作，我也将就本届会议活动的日程安排草案与所有代表团密切合作。希望在此事项方面得到你们的投入和建设性建议。我国代表团期待以真诚和建设性方式与你们合作。我们欢迎你们提出意见和建议。

我就此结束开幕发言。在过去几个星期里，我们处理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主题。我在开幕发言中强调了我担任主席期间的要点。我认为，现在是时候倾听你们的意见了。我现在请你们发表评论和作一般性发言。

请联合王国代表发言。

波拉德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主席。我们借此机会表示，我国代表团将在你任职期间对你提供充分支持。当然，我们支持你努力延长工作计划和活动日程非正式工作组的任务授权。

我只想提请各位同事注意 2 月 4 日和 5 日由五个《不扩散条约》核武器国在伦敦成功举行的会议，会议在合作和友好的氛围中讨论了许多共同关心的问题。因此，我谨通知各位同事，我们已提出将该会议的声明(会议结论)作为裁军谈判会议的一份文件分发，以供各位参阅。

主席(以英语发言)：还有其他代表团希望发言吗？似乎没有了。

我现在请裁谈会代理秘书长迈克尔·默勒先生向你们介绍关于裁军谈判会议/民间社会论坛的安排的最新情况。

默勒先生(裁军谈判会议代理秘书长)(以英语发言)：各位阁下、女士们、先生们、各位亲爱的同事，离非正式论坛的举办还有近一个月的时间，我正在安排该论坛事宜，因为我曾经作出承诺，所以谨借此机会向你们告知论坛筹备工作的

最新情况。我将向大家介绍筹备工作的一些不同方面，包括日程安排、活动、小组成员名单、受邀的民间社会代表名单和供资情况。

正如我曾经提到，日程安排未发生变化。日程安排如下：我本人作为会议主席致开幕辞；希望由一名高级官员作主旨发言；将举行五个小组讨论会议，主题分别为：核裁军、裂变材料禁产条约、消极安全保证、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以及总结和前进的方向，然后由主席作总结。

所有实质性小组会议将由联合国裁军研究所(裁研所)派人主持。每个小组将由两名成员国代表和两名民间社会代表组成。我们已试图并仍在努力确保小组成员就你们在裁谈会上处理的核心问题提供多方面的意见。

我将在论坛结束时发表一份主席的总结，作为一份非正式文件。这符合我作为裁谈会代理秘书长、以个人身份作为非正式活动举办的这次论坛的性质。

关于主旨发言人，我还在继续与接触过的一些高级官员联系，希望过几天能有结果，一旦得到确认，我会立即告诉你们。

各小组的组成工作仍在进行中。还有几名小组成员待定，我会根据现有成员的情况对他们进行逐一考虑。名单一旦最后确定，秘书处会给你们发电子邮件，向你们告知每个小组所有成员的姓名。

核裁军主题的两个国家代表是联合王国和南非，一名民间社会的代表是荷兰基督和平会的 Susi Snyder 女士；第二名代表待定。该主题的主持人是裁研所主任亚尔莫·萨雷瓦先生。

裂变材料禁产条约主题的成员国代表是加拿大和阿尔及利亚；民间社会的代表为裂变材料国际专家小组的 Zia Mian 先生和查塔姆大厦的帕特里夏·刘易斯女士。该主题的主持人是裁研所的 Pavel Podvig 先生。

消极安全保证主题的国家代表是巴西和德国；民间社会的代表为促进和平世界市长会议的 Aaron Tovish 先生和 Héctor Guerra 先生，他是民间社会关于裁军问题国际外交进程的倡导者。该主题的主持人是裁研所的 Tim Caughley 先生。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主题的第一个成员国代表是俄罗斯；第二个代表有待确认，我希望今天或明天就有结果。民间社会的代表有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的 Rajeswari Pillai Rajagopalan 女士和“达成关键意愿”的 Gabriela Irsten 女士。该主题的主持人是裁研所的 Ben Baseley-Walker 先生。

以“前进的道路”为题的小组讨论会，美国和墨西哥已同意参加专家小组；民间社会的代表是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的 Mia Grandenberger 女士和查塔姆大厦的帕特里夏·刘易斯女士。该主题的主持人是我们在裁研所的同事亚尔莫·萨雷瓦先生。

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对你们当中同意参加专家小组的国家表示感谢。

我们邀请了 100 多个民间社会组织，如果大家还未收到这些组织的名单，我们很快会将名单分发给你们，该名单并非排他性或详尽无遗，可能会增加一些组织，但名单能让你们了解到受邀组织的广度。名单上目前有 121 个受邀组织，其中包括在国际安全、军备控制和裁军等领域开展工作的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和智囊团。我们已努力接触所有区域各种各样的组织。

但在区域层面作出的努力可能因缺乏资源而遇到困难，因为无法保证那些没有能力支付日内瓦旅费的人参与会议，过几个星期我们就能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我确实希望，不论我们的供资状况如何(一会儿我还会讨论这一点)，还是会有相当数量的代表，以便能够进行良好的互动讨论。

关于供资的问题，我已在 12 月 24 日发给你们的信息中作了解释，我们需要一些资金，用于支付民间社会小组成员参加会议的费用，因为我们已决定由我们支付那些不在日内瓦的小组成员的旅费和简单的午餐。这一项所需预算的估计额约为 40 000 瑞士法郎。

我们还想过主办一次联网活动，但由于各种原因，包括供资问题，我们后来决定放弃该活动。此外，一些与会者可能会在那天下午离开。

我已收到荷兰和瑞士提供的资金，感谢这些国家非常慷慨的捐款。然而，在目前阶段，确认的供资仅达到我们所需资金的四分之一。今天上午我在想，如果不是由几个国家各付一大笔钱，而是很多国家每个都支付少一点，也许会更为可取。因此，如果你们中的许多国家都做一点小的贡献，就有可能满足我们的需要。有相当多的代表团表示有可能为论坛提供一些经济支持，我谨此呼吁那些已经提出捐款但尚未落实的国家尽快这样做，以便我们进行规划。当然，我也非常欢迎收到新的捐款。

如果捐款额超过基本费用，如我前面所说，在支付小组成员的旅费和午餐后如果还有剩余，那么我想利用剩余资金支付较远地区本身没有足够资金来参加会议的非政府组织的旅费。

我非常重视裁谈会成员和民间社会代表在本论坛筹备期间的投入和反馈意见。我说过，一旦确定与会小组成员的完整名单，我们会向你们发送电子邮件，让你们了解情况；现在你们应收到了另一份名单。

主席(以英语发言)：谢谢默勒先生，我们期待这一活动。还有代表团希望就代理秘书长提供的最新信息作发言评论吗？请俄罗斯代表发言。

杰伊涅科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感谢裁军谈判会议代理秘书长详细介绍他打算如何安排和组织裁谈会和民间社会之间的非正式会议。

我认为我们都应从代理秘书长的行事风格中汲取灵感。以透明和民主的方式做一切事情，能够使所有人表达愿望，提出建议或发表意见。我希望在裁谈会上看到同样的工作风格。

我实际上没什么要说的，只想问一个小问题。你们都知道，上周我们在这里进行了一次有关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参与裁谈会工作的热烈讨论，讨论源自墨西哥主席提出的一份提案草案。许多人提出有关参与我们活动的非政府组织的遴选标准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代理秘书长，也许你能够与我们分享一些经验：你使用什么样的标准选择将参与裁谈会和民间社会非正式会议的组织？

主席(以英语发言)：感谢俄罗斯联邦代表的发言。还有其他代表团希望就此主题发言吗？好象没有。现在请代理秘书长发言。

默勒先生(裁军谈判会议代理秘书长)(以英语发言)：正如我在开始发言时提到，早在提出这一建议时，我的目的是确保有代表性、来自不同地理区域、拥有专门知识及开展裁军方面工作的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成员能够参加会议。这是对我的同事提出的总体指示。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与代理副秘书长一道发言，他负责提供指导，实际上是由他的办公室和工作人员确定与会者名单，他可以给你们尽可能详细的答复。

马克拉姆先生(裁军谈判会议代理副秘书长)(以英语发言)：总体而言，确定名单时主要参考了参与裁军谈判会议一系列相关工作的各种论坛的非政府组织，进而确定了那些非政府组织。名单中还包括在座的一些成员提议的参与这方面工作的个人。如果你们看看名单，你们会发现 Héctor Guerra 先生的名字。他在日内瓦工作，是这里的一个知名的非政府组织。虽然他不能被称为一个组织，但是一名众所周知的民间社会倡导者。还有另外几名建议的民间社会成员。他们可能不属于某个组织，没有网站，或并非知名组织，但他们是非政府组织领域的知名人士，因此也受到邀请。

正如代理秘书长指出，名单并不是排他性的。如果任何人有任何其他建议，只要推荐的人拥有已知的记录或参与了与裁谈会有关的工作，显然可以纳入名单。一些这类代表是由政府推荐的，也被列入了名单。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代理秘书长和代理副秘书长的发言。现在请法国大使发言。

西蒙-米歇尔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主席，我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将在你的任期内向你和你的同事给予支持。

我谨就这份名单提几点初步看法，尽管我意识到这并不是最终名单。我还在浏览名单，将会看得更仔细一些，但我们一直强调在所有观点之间寻求平衡以及对所有的观点保持开放的态度，尤其是来自战略研究领域和学术界的观点。正如代理秘书长提到，我也认为地域平衡是有益的。因此，我认为我们不应将自己局限于那些常常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言的组织，我认为，这些组织代表某一种较为狭隘的观点，尤其是从地域的角度来看。我还会仔细阅读名单，但我有一个印象，就是名单中的一些名字曾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包括一些个人的名字。我们不妨考虑邀请一些学术界的成员，这样做能够增加该领域的代表性，也能使我们跳出通常在日内瓦看到的这个圈子。我还注意到，名单中虽然不全是，但几乎都是

听上去像英文的名字。这当然不是一个错误，只是我看这个名单的初步印象。再说一遍，我是第一次看这个名单，还将看得仔细一点。

主席(以英语发言): 现在请澳大利亚代表发言。

麦康维尔先生(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主席。澳大利亚代表团将在你的任期内对你给予全力支持。非常欢迎代理秘书长提供的进一步详细情况，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倡议，澳大利亚当然支持此倡议，我们希望过几天能够确认我们的经济援助。我们一定会参与这一进程，我认为，这项倡议肯定会满足民间社会更多地参与我们所做工作的诸多请求。我们将在今后几个星期探讨推动这一倡议的其他方式。

我能否就主席在开幕发言时介绍的活动时间表提出一个问题？就是需要几点澄清吧。我们注意到已提出了活动日期，但是否还需要就这些安排的活动指定特别协调员？如果需要，这些人员是否已确定？我认为，从去年的工作中我们得到一个经验教训，那就是，如果我们有时间准备，并邀请一些专家为我们的工作增加一些附加值，会议就非常有成效。因此，我想了解这些已标明在你主持下的会议的更多详请。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澳大利亚代表的发言和对主席的友好之辞。

我来回答问题，并简要地说明我们今后几个星期的工作计划。我们的工作方法是举行正式全体会议，侧重四个核心问题，也希望像去年的做法一样，在本年的剩余时间就活动安排开展工作。我们将进行磋商，并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目前，关于协调员的问题，磋商是无限成员名额的；我们将就这个问题与代表团磋商。我们将向裁谈会告知非正式工作组和活动安排这两个方面工作的进展。

现在请阿尔及利亚代表发言。

哈利夫先生(阿尔及利亚)(以阿拉伯语发言): 主席先生，阿尔及利亚代表团首先祝贺你担任这一职务，在当前这种微妙的形势下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活动提供指导。在你寻求积极推动裁谈会工作的同时，我谨向你保证我们对你的全力支持，我们也请其他代表团在你履行职责期间给予相同的考虑和支持。我们再次感谢裁谈会代理秘书长举办裁军谈判会议和民间社会代表之间的非正式论坛，讨论会议的议程项目。我们期待参与该活动，希望该活动成为我们进一步努力的基础，促进我们与民间社会的交流，从民间社会可提供的专门知识和协助当中获益，听取它们对裁谈会会所面临的问题，尤其是关于核裁军问题的意见。

主席先生，我 2004 年第一次参加裁谈会时，当时的主席是摩洛哥，今天我看到摩洛哥代表在主席台上，准备在你结束主席一职后接过接力棒。换句话说，裁谈会已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虽然会议作出了巨大努力，但未能进行谈判，或者就威胁到国际安全的问题开展实质性工作，尤其是未能应对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巨大的核武库和致命的核理论问题。我们所有人都清楚裁谈会无法处理这些问题的政治原因。我之所以这样说(特别当我们今天处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审议大会前夕)，是因为现在裁谈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就一项工作计划取得协商一致，只有取得协商一致，才能就我们能够达成一致的问题开始谈判。

主席先生，我们感兴趣地注意到你关于重新设立工作计划问题非正式工作组，同时继续就工作计划继续磋商的建议。虽然我们毫不怀疑通过该工作组的磋商可能取得的成果，但对于该工作组能否克服去年出现的、阻碍我们就工作计划达成协商一致的障碍，我们仍存有一点疑虑。非正式工作组联合主席和副联合主席在去年的报告中对这些障碍作了开诚布公和详细的介绍，裁谈会秘书处存有该报告的副本。尽管如此，只要达成一致，我们会与工作组合作。此外，我们今年的工作并非从零开始，裁谈会前任墨西哥主席已为我们提供了一份有关工作计划的重要提案，其中包括许多积极方面，我们已表示愿意加入就该提案达成的共识。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就提案进行磋商，未能就阻碍我们通过该提案的一个问题——谈判禁止生产裂变材料条约的问题——消除不同意见。正如前任裁谈会主席说过，该文件现在属于裁谈会。我们因此希望主席在进行磋商时，或设立的工作组在进行磋商时考虑该文件，并重点讨论有争议之处，以便我们能够就工作计划达成一致。关于讨论问题的议程，这并不是裁谈会第一次试图在主席的倡议下或根据裁谈会的决定达成一致，或根据一个时间表就议程项目进行实质性讨论。这也不是第一次在协调员的主持下进行讨论。然而，过去的讨论是以非正式形式进行的，通过的报告是由协调员撰写或负责编写的。如果我们今年还要重复这种做法，我们希望能够在以前已取得成绩的基础上进行，以向前迈进；此外，如果讨论问题的议程通过，应该作为裁谈会的决定通过，讨论应该以正式形式进行，作为由协调员或主席拟订的一份报告的主题，该报告在届会结束时提交裁谈会通过。这样做能够使我们在过去几年工作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一步，并为今后就裁谈会议程当中的要点达成一致奠定基础。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阿尔及利亚代表的发言和对主席的友好之词。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古巴代表。

佩雷斯·阿尔瓦雷斯女士(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 主席先生，感谢你的介绍，以及你对将如何开展主席工作的解释。正如对待前任主席一样，我们将对你给予你需要的任何支持。我们强调，今年试图就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计划达成一致最为重要，总体而言，我们认为，我们可以以第一次会议上就不同专题提出的提案作为工作的基础。

关于今天分发的非政府组织名单，我们注意到，代理秘书长分享这份文件是出于提供信息的目的，而非与裁谈会进行正式磋商。尽管如此，我国代表团谨此分享一些关于这份文件的初步印象，尤其是关于甄选标准的看法。正如默勒先生所说，我们认为，各地区公平的地域分配是基本标准之一。此外还应有一个专题标准，换句话说，在论坛讨论的专题和受邀的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代表日常工作所处理的主题之间应该有联系。虽然我认为讨论的主题应该多样化，但我们应该优先讨论核裁军问题(看得出编写名单时是这样考虑的)，因为它代表了国际层面的一个共同优先事项。

你提到这份名单是开放的，其他代表团也同意该名单应该开放，但我认为收到最后确定的名单非常重要。我知道这是第一份草案，并非出于磋商目的与我们分享，但希望收到最后确定的将参加论坛的所有个人和组织的完整名单。为真正确保公平的地域分配，应了解非政府组织是在哪些国家登记的，铭记不同国家对非政府组织的登记安排不同。例如，我仅看到一个来自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可能有一个来自东南亚国家联盟或亚洲的其他地方。我知道一些组织是在某一国登记，但是在国际范围内活动；另外一些组织在某一国登记，仅开展与那个国家相关问题的的工作。因此，出于获得信息的目的，我们非常希望了解——我也确定你们拥有这一信息，应该不难提供——这些组织的登记地，以便该名单能够体现出地域分配标准。

我知道，民间社会论坛可能已经成为日内瓦的做法；但我们并不知道这是否将成为裁谈会今后将采取的做法。这个问题对于该名单至关重要，因为这个名单很容易成为非政府组织参与裁谈会的先导。我再说一遍，我知道这个名单并非意在裁谈会成员和观察员国进行正式磋商，但我觉得应该多提供一些这些组织登记地的信息，以及它们是否享有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的咨商地位，但我并不认为拥有该地位应该成为任何组织参与民间社会论坛的先决条件。一般来说，南方发展中国家的组织没有咨商地位，因为获得该地位的进程要求大量资源。通常总是一些大型非政府组织拥有这类地位以及来到欧洲和参加主要会议的资金。这是我支持你提出的为民间社会论坛提供资金的请求的另一个原因，特别是帮助那些没有资金参加会议的组织参与该活动。在我看来，在发展中国家登记的非政府组织应得到某种形式的资助，以便能够从较远的地方来日内瓦参加 3 月份举行的这一重要的民间社会论坛，我们认为，这是代理秘书长发起的一个极好的倡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古巴代表的发言。现在请哈萨克斯坦代表发言。

奥马罗夫先生(哈萨克斯坦)(以俄语发言): 关于受邀参加民间社会论坛的非政府组织名单，我能否请秘书处考虑邀请 ATOM(“志在禁止试验”)项目的代表？该项目的代表参加了近来几乎所有关于核裁军的国际活动，包括关于核武器的人道主义影响的三次会议。可向该项目发出一份邀请函。讨论地域公平的问题也非常重要。还有一个技术问题：举办论坛的时间是 3 月 19 日还是 3 月 13 日？名单上写的是 3 月 13 日。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哈萨克斯坦代表的发言。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意大利。对不起，是爱尔兰代表请求发言。请你发言。

杰克逊先生(爱尔兰)(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这不是我第一次被误认为别人，但这是第一次在日内瓦、而且是在没有电视摄像头的帮助下发生这种情况。

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主席，爱尔兰代表团保证为你提供最充分的合作。请允许我再向代理秘书长提出一个问题，你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受邀的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的很长的名单。我和其他人一样，很想知道实际接受邀请的受邀者比例。我确信我们都组织过大型的接待活动，但接受比例却可能大

不相同。关于平衡的问题，也许在获知接受情况之后再判断平衡情况会更加容易，现在就给出答复可能为时尚早。在你能够对这个问题作出答复时，我们当然很愿意知道答复。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爱尔兰代表。请阿尔及利亚代表发言。

哈利夫先生(阿尔及利亚)(以法语发言): 很抱歉再次要求发言，但我有一个小问题想问一下代理秘书长。我看到这份非政府组织名单的受邀组织里有联合国裁军研究所(裁研所)。我们欢迎裁研所参加会议并担任主持人，这对于裁谈会的工作是有益的。但是，裁研所是联合国系统的一部分，是一个政府间组织，它算非政府组织吗？这是一个问题。我也没有足够的背景知识去评估其他组织。我看到一些研究机构和许多其他组织，但不知道它们是否都是非政府组织，是否有些组织接受国家资金并附属于政府机构。我们谨想就这一点得到澄清。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阿尔及利亚代表。下一位发言者是荷兰大使。

范德瓦斯特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 感谢代理秘书长提出的建议、提供的名单和解释。我不得不说，当我们在联合国做与非政府组织对话这一正常的事情时，这个机构却仅仅在寻找问题，而不是寻找解决办法和可能性，这真是非同寻常。荷兰将为此倡议捐款。我们认为这是一项很好的倡议，如果有更多的国家支付了外交官高额的薪水，他们不是去寻找不管什么性质的名单当中的问题，而是试图寻找推动裁军等重要问题的可能性，会是一件好事。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荷兰大使的发言。还有其他代表团希望发言吗？似乎没有了。现在请代理秘书长发言。

默勒先生(裁军谈判会议代理秘书长)(以英语发言): 首先请允许我提醒大家，这是一次非正式会议，我要强调“非正式”这个词，因为这是我以个人身份召集裁军谈判会议和民间社会举行的会议，所以你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和所作评论可能与形式不甚相关。说到这里，我谨对问题作出回应，然后由我的副手对法国和古巴在某种程度上提出的一些技术问题作更详细的答复。

(以法语发言)

大使先生，关于有必要尽可能体现广泛的地域代表性的问题，我完全赞同你的意见。我也在多个场合，包括在第一次向裁谈会发言时提出应举行这一论坛的建议。我也多次请裁谈会成员提交他们认为可能为我们的讨论作出有益贡献的组织名称。问题是并非所有区域都拥有相同数量的民间社会组织，所以名单看起来有点不对称。然而，我们已试图尽可能确保全球各类组织和各个区域的组织的参与。

尽管如此，我们热切地等待你们可能提出的任何建议，我们非常愿意接受你们的建议。哈萨克斯坦刚才建议了一个组织，希望代表团能够给我们该组织的联系方式。只要该组织符合标准，我们非常愿意发出邀请。我希望大家尽快提出建议，因为还有一个月就要开会了，我们需要给受邀者一点时间予以答复。

(以英语发言)

现在，请允许我回到古巴代表提出的一些问题，正如我所说的那样，名单还不是最终的，我们仍在进行磋商，我刚才也提到：我们仍然接受建议。我也提到，将讨论的议题清单与裁谈会议程中的议题相同。

关于这些组织从哪里来，马克拉姆先生将回答这方面的一些问题。但是，关于对一次非正式的会议可做多少背景工作，我们在人力资源方面存在限制，因为我之前已强调，这是一次非正式会议。

关于经济支持的问题，我重申非常欢迎这一支持。如果你们当中有更多国家能够为举办这次会议提供捐款，哪怕是微薄的金额，我也十分欢迎，我们但愿举行这次非正式会议能够获得尽可能广泛的支持。我希望古巴也能够加入那些已经表示捐款的国家的行列，期待看到这一行动。

我还要重申我之前说过的话，也许你们当中有些人没有听到，筹备这一活动不仅包括与成员国磋商，而且还与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代表进行了广泛讨论和磋商，它们也对谁应该参与提出了建议和意见。所有这些投入都会予以考虑，还未取得结果。我再说一遍，按照我一直以来的做法，在活动开始之前，一旦我们明确哪些人能来和不能来，我会回到裁谈会，向大家介绍最新进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我们的爱尔兰同事的问题：现在给出答案为时过早。我们已收到一些答复，还在陆续收到答复。

马克拉姆先生将回答阿尔及利亚大使的问题。我注意到他谈到裁研所的问题，我谨此指出，裁研所出现在名单上是一个错误，该机构显然是联合国系统的一部分。

荷兰大使，我感谢你的发言，同意你的看法。

马克拉姆先生(裁军谈判会议代理副秘书长)(以英语发言)：我没有太多的补充。我认为代理秘书长已回答了大多数问题。

对于阿尔及利亚代表提出的问题，的确，那是一个技术性错误，将从名单中删除。

对于哈萨克斯坦代表提出的问题，请给我们提供一些详细信息，我们会在名单中反映出来。

关于古巴代表的发言，我完全赞同他关于充分地域分配的意见，我们正在试图让尽可能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当然也在力求专题和区域的组合。

正如我所说，这些非政府组织中的大多数参加过各种广泛主题的多数裁军会议，特别是与裁谈会的工作相关的会议。一般而言，参与的非政府组织必须有组织法，有一个网站，并且有与会的历史。这是你们所有人作为成员国广泛参与的大多数会议适用的一般规则。

正如代理秘书长指出，在筹备民间社会论坛的工作时，这里在座的一些国家建议将一些个人列入名单，其中有一些我们熟知的人士，他们已经拥有在这里参与很多活动的记录。名单还不是最终的，我们很希望探讨更多建议，因此，如果在座各国有更多建议，我们愿意倾听这些建议。

当然，因为所剩时间不多，没办法让任何外国的非政府组织参加这些讨论。如果大家看看楼上的听众席，会看到此阶段的与会者并不多，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参与者。如果我们能够获得资金，我们会努力找一些更远地区的人参加会议。只要有资金和安排这些事项的时间，我们将尽最大努力这样做。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代理秘书长和代理副秘书长就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所作的答复和澄清。

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西班牙代表。

胡利奥·埃赖斯先生(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 主席先生，我们祝贺你担任主席，希望你在任期内一切顺利，我国代表团将为你提供支持。我们欢迎将举办这一论坛，感谢代理秘书长提供的有用信息。我们仅提出两个小的技术问题。我们希望澄清举行活动的时间，哈萨克斯坦代表团也提出了该问题，请问会议到底是在 3 月 19 日还是在 3 月 13 日举行？关于使用英语是否适当的评论，或有大量来自英语国家的非政府组织，恰好相反，这一点对我们不构成问题。但是，我谨指出，第 51 号非政府组织在这里显示的是英文名称，但它实际上是一个来自西班牙的非政府组织，名字叫 Instituto para Cuestiones Internacionales y Política Exterior，因为这是名单中唯一讲西班牙语的非政府组织，可能列出其西班牙文名称更为恰当。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西班牙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的友好之辞。还有其他代表团希望发言吗？好象没有。现在请裁谈会代理秘书长发言。

默勒先生(裁谈会代理秘书长)(以英语发言): 请允许我确认，活动日期是 3 月 19 日。我不很清楚 3 月 13 日的说法是怎么来的，但我重复一遍，活动在 3 月 19 日举行，用全天时间。

首先，显然该会议将提供口译服务，我们也将应你们的要求，以原文介绍非政府组织的名称。我再说一遍，这是一次非正式会议。名单不是一份正式文件，它没有文号或其他编号：它仅供参考。如果除了裁研所问题和这个问题以外，你们对名单中的名字有任何关切问题，请告知秘书处，我们会在下一份名单中予以纠正，我希望在 3 月 19 日前把下一份名单发给你们。我发现，出于某种原因，这张名单上写的是 3 月 13 日：这是一个打字错误。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代理秘书长所作澄清。还有任何其他代表团希望发言吗？现在请印度大使发言。

瓦尔马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我们和其他人一样,热烈祝贺你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我们感兴趣地注意到你的建议,以及你希望如何安排裁谈会今后几个星期的工作,我们向你保证,你将得到印度代表团的全力支持。

我们还要感谢代理秘书长今天所作的通报和他对提出的许多问题的答复。我们也感谢秘书处努力推动这一活动向前迈进。

这将是一次重要的活动,我们感到高兴的是,代理秘书长澄清说,他是以个人身份举办该活动。它是一次非正式会议,我们期待参与该会议,以便了解在这一年度的届会第一个月讨论的若干提案背景下,活动举办的情况。

在这个不安全状况日益严重的新的时代,也是一个即时通信的时代,人们和各种群体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互相联通,裁军谈判会议作为一个由成员国驱动的机构,具体任务是就裁军和不扩散等问题谈判国际条约,我们期望能够进一步澄清这一天的活动结果对裁军谈判会议意味着什么。更广泛的国际社会也对世界应如何向前迈进抱有期望。

因此,我们认为,这些问题和通常在裁军谈判会议上讨论的对外部世界的期望应有所改变,或者在 3 月 19 日活动之后有所纠正,因为,正如这份名单体现出的,我们过去曾经提过地理分配问题,许多代表团也表示同意。

但是,究竟非政府组织是怎样的组织,这是一个问题。在这一具体领域,有一些非政府组织希望为裁军谈判会议做贡献,但他们却面临物质和后勤方面的困扰。但是,还存在一个期望问题。如果大家看一看这份名单,会发现其中一些机构不是纯粹的非政府组织。其中有些组织由政府直接资助。因此,此次的活动仅仅是一次非政府组织活动的说法有待扩展,我认为法国大使也暗示了这一点。因此,我们能否建议将标题扩大,声明这次活动涉及非政府组织,同时也包括不一定完全是非政府组织的学术机构、研究机构和智囊团?我们认为,一个非政府机构是几乎与政府无任何关系的机构。但我们已远离了那个更崇高的目标,秘书处自己也已澄清,我们现在纳入了一些由成员国推荐的机构。对与政府无关的广大民间社会的区分,我想我们已经不考虑了,这倒没有关系,我们并不反对这样做。但我认为,我们应在活动的标题中澄清此活动不仅包括非政府组织,也包括学术机构、智囊团和个人,因为我们看到列在这里的一些名字。

就印度而言,我们将参加这一活动,因为我们希望看到裁军谈判会议能够从该活动什么性质的贡献当中获益。代理秘书长本人也曾在某个阶段澄清,这不是一个先例。我们将期待看到 3 月 19 日活动的成果,然后再继续探讨。此活动并不是一个先例,它对裁谈会没有任何正式影响,因此由裁谈会决定以后怎么办。虽然如此,我们真诚地欢迎这一活动。这将是一次重要的活动,我不记得在裁军谈判会议上有过任何吸引如此大量机构和个人的其他活动,我们对此表示欢迎。

请允许我再次感谢你们在这方面作出的努力和贡献。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印度代表的发言,现在请裁谈会代理秘书长发言。

默勒先生(裁谈会代理秘书长)(以英语发言): 请允许我对印度大使的发言作出回应。原来的标题仍然是: 这是裁军谈判会议/民间社会的一次非正式论坛。我再说一遍, 这份名单是一份非正式名单, 工作还在进展中。名单上写着“非政府组织”, 但是, 如果一定要给这个非正式会议加上一个正式标题的话, 则该标题是“裁军谈判会议/民间社会论坛”; 这个标题将维持不变, 原因正是你刚才提出的关切和阐明的要点。这里不仅仅包括非政府组织, 还有学术机构和我们向你们提到的一些个人, 是对民间社会的广义理解, 我们也希望世界予以这样的理解。

请允许我提醒你, 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强调了你所说的意思, 我建议举行这次活动的最初目的非常简单, 因为我坚信, 在当今的时代, 任何联合国机构不以某种形式与民间社会对话或交谈是一种不正常现象, 是错误的。我建议举办这次非正式论坛, 抱有一个希望和目的, 那就是, 如果我们开展良好的工作, 如果我们进行实质性和有益的对话, 即使是取得非正式的成果, 也可能使裁谈会重新考虑今后与民间社会交往的方式。这是振兴裁谈会或重新考虑裁谈会如何开展工作的进程的一部分。如果活动能够举行, 那非常好; 如果活动不能举行, 那也没关系。你们是你自己的工作方法以及裁谈会如今状况的主宰者: 这只是一个促进建议, 也许能够将裁谈会纳入联合国这个整体大家庭所作工作的主流。我想不出联合国任何其他机构有你们这类规则, 就是一年只有一天与民间社会互动。对我个人而言, 我认为, 对我的上级和这个系统里的其他人来说, 这种状况在当今时代毫无道理可言。

这就是活动的初衷。这个目的保持不变, 我希望我们能够努力实现一些合理的实质性成果, 从而帮助裁军谈判会议在讨论今后如何开展工作时加强反思。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裁谈会代理秘书长的回应。还有任何其他代表团希望发言吗? 似乎没有了。

我再次感谢裁谈会代理秘书长和代理副秘书长今天就举办裁军谈判会议/民间社会论坛的情况提供最新信息, 并对提出的问题作出回应。

我代表担任主席的蒙古代表团, 感谢各位对主席表示的支持和友好之词, 以及有益的建议和意见。

我们今天的工作到此结束。裁谈会下次全体会议将于 2015 年 2 月 24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举行。正如建议的时间表提到, 该会议将讨论核裁军议题。

在结束今天上午的全体会议之前, 我谨借此机会向你们所有人, 特别是向庆祝亚洲农历新年的同事表示我最良好的祝愿, 祝愿大家在木羊年一切顺利。根据阴历日历, 这一年将从后天开始。

上午 11 时 30 分散会。